

(9.05)



曲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曲江县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8

目 录

一、曲江抗日先锋队建立的情况	史群	(1)
二、花坪人民抗击日寇纪实	史群	(3)
三、抗日战争时期曲江(韶关)的交通运输概况		
.....	李国伟	(6)
四、风云变幻十五年(下)	李国伟	(13)
五、辛亥革命的王发林烈士	黄泽	(28)
六、北伐时期的许志锐和欧震将军		(30)
七、记薛汉光生平二、三事	薛兴华	(36)
八、微风坳下话当年——略谈沈秉强先生生前事迹		
点滴	黄炯文	(38)
九、一九四〇年曲江县的米荒事件	梁观福整理	(40)
十、曲江县周田区中小学教育发展历史概况	张 洪	(43)
十一、农民起义领袖丘智高的传说	卢永光	(50)
十二、岭南文明的源头——石峡文化	刘解中	(54)
十三、古矿巨变——扬芹溪、黄启明、邓永正		(59)
十四、苏东坡与南华寺	吕乃真	(64)
十五、韶石揽胜	卢永光	(67)
十六、狮子岩的传说三则	黄炯文	(70)
十七、张九龄、余靖诗各一首	彭祖熙	(74)

曲江抗日先锋队建立的情况

史 群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省军政首脑机关，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机关和我党的广东省委、八路军办事处均迁来曲江。各种形式训练班纷纷在县城和农村举办。这时的曲江有一个显著的突出的特点，就是成为广东省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总队部从广州迁到四会县城，在凤凰村召开的抗先队全体大会上决定：青年到前线去、到农村去，广泛动员抗战工作，组织农村自卫团。副总队长陈恩（现广州市委统战战部副部长）到曲江建立北江办事处兼办事处主任，随行的办事处工作人员有唐健、王磊等同志。

曲江抗先队是在杨维常等人组织的“南华蓝球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地下党利用杨维常从陕西青训班回来的政治影响，借重他出任石（堡）溪（算溪）乡长的合法地位，号召马坝、乌石地区有觉悟、又勇敢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广大热血青年，起来保卫中华民族，誓死不当亡国奴。广大爱国青年纷纷报名参加抗日先锋队组织。组成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由饶依萍（进步人士、现居香港）出任队长，官怀民为副队长。抗先队部设在马坝“救亡书店”楼上。

以邓楚白（现东海舰队副政委）为领队的省抗先队的一部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达翁源县。消息传来，马坝抗先队即派何春熙前去取得联系，同意曲江抗先队为省抗先队的

分支机构。从此，曲江抗先队统属于北江办事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马坝抗先队于一九三八年冬，利用圩日人多的机会，在马坝牛岗坪（现县百货大楼处）召开青年抗日宣传大会，除上千青年外，也有许多群众参加，于光远（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磊、石辟澜等人应邀出席了大会并发表演说，到会者深受教育。这次大会对推动曲江各界人民起来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杨维常公开支持抗日活动和维护群众利益，引起国民党曲江县长薛汉光和当地顽固派张毓秋等人的注意，我党和抗先队一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薛汉光借口撤掉杨的乡长职务，实质明升暗降，调去周田任区长，使其脱离马坝群众和抗先队的关系，我地下党派党员罗玉麟、张洪，陈乃仁和进步青年饶宝礼、何允文等人协助他工作。以周田小学为阵地，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于一九三九年秋，成立了曲江抗先队周田分队。张洪（党员）任分队长，周振麟（进步人士）任副分队长。约二、三十人，队部设在周田老街。周田抗先分队成立后，组织火炬化装游行，利用圩日和深入各村进行抗日宣传，对激发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支援抗日救国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一九三九年六月间，古大存派王仲华（党员）去龙归会同由左洪涛派去龙归工作的沈丹凤（党员、江苏人、女）和其他两个北方青年一起，组织曲江县抗日先锋队龙归分队。队员七十余人，多数是店员和农村的热血青年，由王仲华负责。龙归分队的宣传活动，使龙归地区抗日救国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一九四〇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先锋队组织进行政治迫害，强令解散。曲江抗先队虽然被解散了，但对一九四五年日寇占领曲江时，曲江人民在我党领导下，组织抗日武装、打击侵略者，奠定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花坪人民抗击日寇纪实

史 群

一九四五年一月，日寇占领曲江县城——韶关以后，为巩固其军事统治，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分别向马坝、龙归，花坪、犁市、重阳、梅村、樟市等地派兵驻守，成立伪维持会，搜罗汉奸，四处骚扰，弄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

旧历正月十五日，群众正准备过元宵节。日寇突然进驻花坪地区，妄图霸占“富国”煤矿。当时在花坪的日寇约一百三十多人。队部驻在楼脚下（花坪火车站附近）。其中冈田小队三十余人进驻龟塘洞的狮姑冲村。又一个工田队三十余人和被拉来挖煤的民工一百多人，驻在乌石冲村。另有一支日军分别驻在河边厂、思茅坪、茶山等处，监督从各地拉来的民工修筑从河边厂通往花坪的小铁路，强夺花坪的煤炭资源。

冈田在龟塘洞物色了四个民族败类：廖文汉、钟文炳、张新才、张思田和外地的六人组织一个便衣侦探队。廖文汉

为维持会长、张新才为便衣队长，驻在山下村炮楼里，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日寇一进村就由廖文汉等人带去各村拉夫捉人，修炮楼、筑暗堡。破门拆屋将木料运去大耙山、庵背山、伍家村背夫山等地盖据点。稍有反抗，即遭杀害。姚屋的姚善通、姚林绍，岭头村的罗黑仔（花名）就是被汉奸和日本人开枪打死的。勒索钱粮，牵牛抢物，偷鸡摸狗，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还烧毁房屋几十间，血洗龟塘洞。因此，花坪地区的各村群众不敢在家过元宵节，男女老少离家出走，躲入山上，半年时间不敢回村，造成田园荒芜，满目凄凉。敌人的种种罪行，激发了群众起来抗日的决心。

原来国民党的警备队一百多人是驻在花坪的。日寇未侵占花坪之前，转移到龟塘洞，龟缩在大耙山上。日寇为消灭国民党这一连人，兵分三路包围了大耙山，激战一天。粮绝弹尽，结果全军覆没，战死在大耙山上。

花坪伍家村的有识之士伍书松（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的眷写员），山下村的姚德明于农历四月间，在花坪一、二、三保组织起有十多人枪的抗日自卫独立中队。中队长伍书松（前），姚德明（后），中队副廖锦铨、军需兼文书侯林发，队员有伍祥浩、伍石牛、伍朝祥、罗初发、张寿贞、张维周、张福清、许明勋、姚狗胆（花名）等人，枪支弹药靠当地豪绅借用。西牛潭以陈福康、谭国光为正、副中队的自卫队亦有三十多人，还有石屋大队以陈金清为队长的自卫队有二、三十人。此外，花坪地区还有二十多人参加仁化荷富邓约山的抗日自卫大队。这几支武装互相配合，一村有事，各处支援、实行联乡保土，抗击日寇。

农历五月间，廖文汉、张新才的便衣队探悉花坪地区的

群众武装经常在西牛潭推里村活动，是秘密联络的地方。冈田妄图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消灭群众武装，出动三十余人，由汉奸带路，从龟塘洞出发，暗自向推里村偷袭。当日寇还在途中就被群众发现，及时报告驻在推里村的自卫队和其他两队以及荷富村前来联系的人一起并肩战斗，分别占据卜虎山、天星咀山和推里屋背山，组成三角形的火力交叉点。日寇进入推里村口大树下时，将机枪架在两树之间，枪口对准人村，不见动静，骄横跋扈，自鸣得意。正当敌人机枪手从地上爬起伸腰打哈之时，自卫队的战士，砰的一枪，击中敌机枪手，立即毙命，顿时敌我双方一齐开火。各村赶来支援的一百多群众，手持戈矛剑戟、锄头棍棒前来参战。喊杀声和枪声汇合一起，直冲云霄。推里人用装满火药，铁砂的抬枪向敌人发射，一时山鸣谷应，吓得日寇丧魂落魄，鬼哭狼嚎。激战两个多小时，打死敌机枪手一名、打伤二名，敌人看见群众踊跃参战，只好撤回狮姑冲去了。我方无一伤亡，群众兴高采烈。这一仗鼓舞广大群众抗日的勇气，灭了日寇和汉奸的威风。

同一时间，驻茶山的日军十九人，向仁化的荷富村侵犯。当地的抗日自卫大队九十余人，群众一百多人（花坪有三十多），将日寇包围在荷塘的山塘尾一条峡小山坑里，将敌人全部消灭。正当打扫战场之际，国民党军一个排的兵力从董塘赶来争夺战利品，经劝解、阻止无效，自卫队开枪打死三名国民党兵，他们害怕，才狼狈逃离。这一仗缴获日寇长短武器十九支和其它战利品一批。

推里和山塘尾战斗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敌人不甘心失败，四处寻找战机，妄图消灭抗日武装，指使汉奸四

出活动。农历六月间，廖文汉的便衣队两人到西牛潭一带敲榨勒索，当到推里村时，指名要两个妹仔去“孝敬”皇军，群众怒不可遏。自卫队决定智歼汉奸，派出四、五个人，假意热情接待，将两个汉奸迎进屋内，端茶送烟，趁他俩人双手接茶的一刹那间，站在其身后的自卫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汉奸抱住，一齐动手，拳脚交加，当场击毙。缴获步枪二支。另两名汉奸在长地头许屋村活动时，亦被自卫队抓获，打死一名叫张大炮的（英德县人），缴获手枪一支。

花坪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群众武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逼使侵略者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十二日晚全部撤离花坪，广大群众重回家园，斗争取得重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曲江(韶关)的交通 运输概况

李国伟

一、战争中的粤汉铁路

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随后华北，华东各个城市相继沦陷。日寇的海军，对沿海一带的港口也进行封锁。我国能吸收外援物资的就只剩下广州一隅了。据日军统计：在1938年10月，未发生战争以前，从香港向内陆地区的补给量，估计占入口总量的百分之八十。①

广州能成为我国吸收外来补给的主要基地，主要是依赖于粤汉铁路。粤汉铁路兴建于1901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件时，尚未完工。1933年南段通车仅到乐昌。在日本扩大侵略的威胁下，乐昌至株洲段加紧施工，遂于1936年9月1日全线通车，成为我国南方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七·七”事变以后，粤汉铁路于8月间与广九铁路接轨联运。（广九铁路属英当局控制，粤汉铁路通车后，香港当局曾建议联轨，国内舆论认为，此举将影响广州商业繁荣，故未联运。）中国方面机车直接进入九龙驳运，广九铁路每日运量从战前的三百吨逐渐增至三千吨，各种物资经由港九直达武汉。计至广州沦陷时止，粤汉铁路输入内地军用物资百余万吨，运输两百万兵员奔赴抗日前线，此外出口物资亦百余万吨，运送其它民用物品为数甚巨，成为中国战时最重要的经济动脉。

这一重要运输线不能不为敌人所忌。1937年8月起，日本海军航空母舰加贺号、龙骧号，能登吕号等常泊于中山县唐家湾附近海面，对广东进行空袭。1937年8月31日清晨，广州，曲江两地同时遭受敌机首次袭击。此后空袭频频，无日间断。日犹不止，继之以夜，仅9月6日一天，曲江一地就中弹三枚，省内除广州、则以曲江遭空袭为最甚。日机空袭的主要目标是粤汉铁路及其沿线市镇。铁路沿途桥梁、路轨、站房、货仓等。一切设备无不成为空袭目标。总计至1938年10月，粤汉铁路遭空袭827次，投弹978枚。②铁路员工在极困难的处境中防空抢修，与敌斗智斗力。1938年8月日机连日集中轰炸清远附近的潖江口大桥，企图以此扼杀粤汉铁路。大桥炸而重修，修而复炸，炸而又修，往往夜间抢修刚完，清晨又被炸毁。铁路员工一面抢修铁路，一面又采取各种方法把物资运

过这个咽喉地段，先修建了便桥，又用汽车，船只来接运到北岸，再装火车北上，终使运输未尝一日中断。敌机往往在上午10~15点起航袭击我国列车，粤汉铁路则改行夜车，当日机中午到达曲江时，列车早已北驰。敌机因续航能力有限，无法再往北截击。结果一年间敌机投弹不下万枚，粤汉铁路仍畅通无阻。计运输最繁忙时，全日在途列车达一百四十余列次，较疏稀时亦常有八十余列次。粤汉铁路员工奋不顾身，艰苦奋斗，一年间牺牲百余人，负伤者亦百余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全了无数抗战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粤汉铁路在轰炸下仍然畅通，日军断绝我国外来补给之企图落空。为了切断中国对外经济联系，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1938年9月19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令”第201号：“为夺取敌在华南的重要根据地，切断其主要对外联络补给线，大本营企图在攻占汉口的前后占领广州附近要地。”③1938年10月日军登陆惠阳大亚湾，进犯广州。在这危急之际，粤汉铁路抢运物资二百余列车，疏散广州市民数十万。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粤汉铁路一度拆轨，南段由潖江大桥拆至曲江，北段再由长沙拆至株洲。不久战局稳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后方战区间运输计，尤其为将东江食盐北运，供应湖南以至西南，粤汉铁路中段逐步恢复通车。平时运军需枪械，输送民生用品，促进物资流通，与公路衔接，对联结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未沦陷地区起了重大作用。战时则能使部队迅速集结兵力，及时供给物资，亦意义重大。在两次粤北战役，三次长沙战役中，铁路运输都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在1939年12月的第一次粤北战役中，日军突破防线深入到冬瓜铺，

小股日军出现于南华寺，韶关城内大乱，有关军事当局——十二集团军总部已向江西逃窜。此时湖南九战区两个军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增援韶关，28日赶到曲江，29日先头部队到达翁源一线。由于增援迅速，日军不得不全线后撤。此一战役的胜利，粤汉铁路可说也有一份功劳。粤汉铁路在曲江还有一特殊作用，那就是开设疏散列车。广州沦陷后，省府和战区军事当局先后迁来曲江，市区人口大增。然半岛上地盘狭小，难以容纳这庞大人群，况且曲江市区位于浈武两江汇合处，唯北面有陆路相通，平时遭空袭过江要过浮桥，拥挤难以通行。一遭水涨或意外事件，浮桥拆卸，则交通顿受阻碍，敌机一来，市区人群走避不及，情形十分狼狈。于是铁路当局在曲江与远郊区间开设专线列车，可供市民疏散，便利郊区交通。创办之初，仅挂三等客车五节，后增至六节，每日由曲江韶州至黎铺头间往返五次。除原有车站外，另在五里亭、十里亭、黄岗、黎市等地设临时站台，开行以后，效果甚著，市民皆曰便利。局促于市区一隅的机关，企业、住户均因交通便利而纷纷迁往郊区。其时省府设于大黄岗，民政厅设十里亭，教厅、建厅、财厅和粮政局均分布于五里亭，小黄岗一带。以后人口益增，不得不向较远地区疏散，列车乃延至仙人庙（枚村），每日往返四次。有利于韶关市防空疏散。

粤汉铁路中段一直运行到1945年1月20日韶关、乐昌沦陷之日。1944年日军垂死挣扎，发起打通粤汉铁路的攻势，但其占领全线后，由于人民的反抗阻击，始终未能通车。

注释：

①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

分册第四章“攻战广州作战”

- ②1942年中山大学校刊《中山学报》第一卷七期吴朋聪《战时铁路桥梁轨道之修护》
- ③《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第四章“攻战广州作战”。

二、抗战中的公路运输

抗战以来，粤北经济建设无所建树，唯一例外的是公路运输，可说是一枝独秀。追溯至民国以来，广东公路的兴筑，多是从军事观点出发的。初期是为便利军阀征战，争夺地盘，以后是为围剿红色根据地。陈济棠统治广东时，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比较注重修筑公路。1931年6月开始修筑韶关至南雄公路，英德经阳山、连县至连山公路和英德经翁源、连平至忠信等公路。至1932年4月以前，全省不过有公路九百余公里，主要用于军事运输。粤北地区几乎无民间运输可言，截至1937年抗战爆发，全省民用机动车辆共1819辆，粤北地区仅有146辆，是全省五个地区中车辆数目最少的。在曲江县登记注册的，至1939年还只仅有大小汽车六部。^①

临近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政府从全国战略考虑，需要贯通南北、东西交通，赶筑韶关至连县公路，并筑南雄至大庾公路，并测量从化、新丰、翁源等公路，这样，到1936年底初步形成了粤北以曲江为中心的公路干线网。1938年省府迁韶关后，于12月赶筑从连县经连南至贺县公路以联接广西，至此遂成系统，连络省内外各地。当时的主要干线：东路由曲江起，经翁源、连平、五华、兴宁、梅县、蕉岭入福建，另从兴宁经平远入江西；西路由曲江经乳源、连县达广西贺县；北路分两线，东北方向由曲江经南雄向东达江西信丰，向北

达大庾，西北方向经乐昌，坪石至湖南宜章，另由坪石向西，经宜章县境、星子而达连县。整个粤北公路干线系统全长不过2305公里，约占全省公路总长的百分之十五。②

公路虽然有所增加，但这些公路兴筑仓促，工程马虎，质量很差。1938年武汉战役期间，从香港入口的军用物资单靠粤汉铁路输送已感不足，于是国民党政府指令西南运输处用汽车由广州运长沙，该处的主任是蒋介石的大舅宋子良，接令后立即组织了一个拥有24个汽车中队、每队50辆车，共计一千二百辆汽车的庞大车队，浩浩荡荡经粤北开往长沙，这样大规模的运输汽车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就是这个车队，在经过粤北山地时，事故层出不穷。车队尽是刚从国外进口的新车。但到达长沙时，弄得残缺不全的车辆竟达二、三百辆，途中翻车的数达几十辆。其中多数事故出于粤北，而又以在乐昌九峰山翻车为最多。自此九峰公路被视为畏途，司机谈虎色变。③这一事件除了说明国民党政府组织不妥善，汽车质量极差外，粤北公路状况之恶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广州沦陷后，粤北公路运输日繁，各条公路日久失修。1930年2月韶关大雨，韶关至兴宁一段公路因重型车辆行驶过多，路面不堪重压，以致靡烂异常，难以通行。即是晴天，车辆运行也要七八天之久。故此省府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拨款维修，分别改善韶关至兴宁、韶关至坪石，韶关至连县各段干线，经整治后，交通才得勉强畅通。

自1939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东江一带海岸日军没有占领，于是从香港经东江绕道兴梅到粤北就成为走私进口物资到国民党大后方的一条重要线路。韶关位于这条走私商路的终点，又是通往大后方的交

交通枢纽，运输业急剧繁荣。韶关至兴宁公路十分繁盛，每日车如流水，络绎不绝。全盛时每日在途车辆达四百多辆，多数是往返于东江沿海，从港走私运入汽油，纱布、五金、机器、纸料、化学原料，香烟、西药等大宗货物。同时对外输出稻米、杂粮、桐油、茶叶、矿产品等。在此期间，在曲江县注册的车辆数剧增，1940年是257辆，1941年升至658辆。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底香港沦陷，沿海港口多被封锁，公路运输业情形顿改，公路一下变得稀疏冷落了。

注释

- ①《广东年鉴》第九编交通第二章公路。
- ②、《广东年鉴》第九编交通37~42页。
- ③《广东文史资料选辑》十一辑恭予文“宋子良与西南运输处。”

风云变化十五年（下）

——记1911至1926年韶州军阀混战的概况

李国伟

七、罗炳辉粤北救滇军

广西平定，孙中山设大本营于桂林，决意率军北伐。李烈钧手下的滇军是孙中山的北伐主力，1921年10月唐继尧以就任参谋长为名来到桂林，谋夺滇军的领导权。他密电滇军将领向柳州靠拢，滇军三个旅受勾引，随唐西返，只剩下朱培德一个旅未被拉走。1922年1月，唐继尧率领这三个混成旅为基本力量打回云南，得旧部响应，打死顾品珍，重新夺回云南地盘。而顾的残部则由杨希闵、范石生带领，离开云南进至广西暂时驻扎。

唐继尧拉走滇军使孙中山北伐计划大受影响，湖南军阀又拒绝北伐军过境，内部陈炯明公开反对北伐。面对重重困难，孙中山毅然决定回师粤北，绕道江西北伐。1922年3—4月参加北伐诸军纷纷向韶关、南雄、仁化集中，朱培德被任命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统率滇军回到了粤北。5月北伐军集结完毕，主力有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粤军第一军第一师、滇军朱培德旅，赣军李明扬旅，全军号称十五个旅之众。

5月6日，孙中山到达韶关，当天下总攻击令，8日北伐军开始向北洋军发动进攻。从5月中旬到下旬，北伐军以

破竹之势，先后占南安、信丰、龙南等县，不久即攻下赣州。

陈炯明为确保自己控制广东地盘，一直反对孙中山北伐。此时双方矛盾激化，6月1日，孙中山赶回广州，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不料6月15日“陈家军”围攻总统府，谋害孙中山，孙中山脱险登上军舰，电令北伐军“回师靖难”。

当接到回师电令时，北伐军前锋距离吉安仅有数十里，在韶关只有胡汉民以大本营文官长身份代理大元帅职务，兵力只有警卫团的一个营，营长张发奎。陈炯明下令进攻韶关，胡汉民赶赴赣州商议回师，张发奎带兵退向南维。6月26日北伐军开始回师，7月10日分兵进攻韶关，翁源。

北伐军和“陈家军”都把主力集中到韶关，谁能掌握住韶关这一战略重地，谁就能取得战略优势。陈炯明以翁式亮为总指挥，抢在北伐军会师之前在市郊构筑工事。北伐军则一分为二，主力攻韶关，另一路粤军黄大伟攻翁源，防止主力军经翁源袭南雄北伐军后路。还有粤军第一师，本是北伐陈力，四个团共约六、七千人，第一师是陈炯明一手带出来的，许多军官都是随陈多年的老部下，因有旧时交情，自行开到河源，表示“中立”，实质偏向陈炯明。第一师的脱离使北伐军实力大为削弱。

进攻韶关的北伐军又分从三面围攻。北面以朱培德滇军取乐昌，沿粤汉铁路南下，首先逼近韶关，7月9—10日展开进攻，一开始锐不可挡，顺利夺下黄岗山、攻陷帽子峰。帽子峰俯瞰韶城，控制市区，关系极大。“陈家军”组织力量反扑，双方反复争夺，帽子峰阵地滇军三得而三失，滇军因两个月来转战疲劳，兵团弹药无法补充，苦战十余日，终无法突破城围防线，双方陷于僵持。

东面以许崇智、李福林等部北伐粤军主力取仁化，出周田，沿南雄至韶关公路直扑韶城。双方都把主力投放在这一方面，在公路两侧对峙。北伐粤军以部份力量绕火山、大塘迂迴马坝，威胁“陈家军”的交通线粤汉铁路，北伐军的飞机也从赣州飞来助威，在韶关、马坝、河头等地抛掷炸弹，对敌心理威胁很大。

战斗持续二十八天，双方都精疲力竭，无力再战，但“陈家军”有火车运送物资，以广州为大后方。北伐军则缺乏运输工具，没有稳固后方，弹药缺乏，给养困难，战地附近连菜根都挖光，战壕遍地浊臭，处境更加不妙。正在这时，粤军第一师三团团长陈修爵因曾受陈炯明赏识，由连长升到团长，对其感恩戴德，密电广州主动请缨，私自脱离师部，率本团乘电轮由东江返广州，再转乘火车到马坝参战。陈团生力军的出现，决定了战役命运，陈部与韶关“陈家军”三个团在马坝向大塘、火山一线发动反攻，北伐粤军无力应战，溃退始兴。

东面溃败，孤悬韶城北郊的滇军面临危险。滇军在粤军派驻有一个“参军”联络官—罗炳辉。（他以后在江西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军事统帅。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就是依据他的事迹创作的，剧中主角肖罗就是罗炳辉同志的形象写照。1922年他是朱培德部下一个低级军官）。北伐粤军溃败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以后，战地一片混乱，罗炳辉想到滇军的危险，决心不惜代价，回去报信。他临时找到一个随军做生意的商人做伴，两人连夜渡过浈江，绕道仁化县境，折向韶关城北，三次冒险经过陈军占领区域。第二天早上，同行的人疲惫倒下，罗炳辉本人也感到难以支持，咬咬牙一